

顧之京 整理

葉嘉瑩 筆記

顧隨 講

桂冠叢刊 24

顧羨季先生
詩詞講記

顧羨季先生詩詞講記

顧 隨講・葉嘉瑩筆記・顧之京整理

桂冠叢刊②③

顧羨季先生詩詞講記

作者：顧隨

執行編輯：廖惠瑛

出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賴阿勝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六六號

地址：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九六—四號

電話：三六八一一一八・三六七一一一八

郵撥帳號：〇一〇四五七九—二

印刷：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初版二刷：一九九四年四月

ISBN：九五七—五五一—五七一—四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調換。

定價：新臺幣二五〇元

目 錄

第一編：駝庵詩話·····	一
總論之部·····	三
分論之部·····	一一九
第二編：駝庵說詩·····	二一七
太白古體詩散論·····	二一九
論杜甫七絕·····	二三九

說長吉詩之怪·····	二四九
談義山詩夢的朦朧美·····	二五五
宋詩略說·····	二六七
王靜安「境界說」我見·····	二七九
附：《人間詞話》評點·····	二九五
古代不受禪佛影響的六大詩人·····	三〇一
從靜安詞《浣溪沙》（天末同雲）說起·····	三〇九
知·覺·情·····	三一七
欣賞·紀錄·理想·····	三二一
漫議S氏論中國詩·····	三二七
附錄：紀念我的老師清河顧隨羨季先生·····	三三七

第一編：駝庵詩話

總論之部

一

文學是人生的反映，吾人乃爲人生而藝術。若僅爲文學而文學，則力量薄弱。

凡藝術作品中皆有作者之生命與精神，否則不能成功。古人創作時將生命精神注入，蓋作品即作者之表現。

中國後世少偉大作品便因小我色彩過重，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一個詩人，特別是一個偉大天才的詩人，應有聖佛不渡衆生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精神。出發點是我、小己，而發展到最高便是替各民族全人類說話了。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所說：「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

固然人無自己不能成爲生活，但不能只知自己，至少要爲大眾，爲人類，甚至只爲一個人也好。

人在戀愛的時候最詩味，從《三百篇》、《離騷》及西洋聖經雅歌、希臘的古詩直到現在，對戀愛還在讚美、實行。何以戀愛在古今中外的詩中占此一大部份？便因戀愛是不自私的，自私的人沒有戀愛，有的只是獸性的衝動。何以說戀愛不自私？便因戀愛時都有爲對方犧牲自己的準備。自私的人無論誰死都行，只要我不死。唐明皇在政治上、文學上是天才，但在戀愛上絕非天才，否則不能犧牲貴妃而獨生。《長恨歌》、《傳》寫唐明皇至緊要時期卻犧牲了愛人，保全了自己，這是不對的。戀愛是犧牲自己爲了保全別人。故戀愛是給予而非取得，是義務不是權利。

戀愛如此，整個人生亦然。要準備爲別人犧牲自己，這才是最偉大的詩人。

詩根本不是教訓人的，只是在感動人，是「推」是「化」。《花間集》有句：

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顧夐《訴衷情》

實則「換他心爲我心」，「換天下心爲我心」始可。人我之間常人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物我之間只知有物忘記有我，皆不能「推」。孔子所謂「仁」，即素所謂「推」。道理意思不足以征服人。

一切文學的創作皆是「心的探討」。吾國多只注意事情的演進而不注意辦事之人心的探討，故沒有心的表演。其次，中國文學中缺少「生的色彩」。「生」可分爲生命和生活二者。吾國文學缺少活的表現，力的表現。

如何始能有心的探討、生的色彩？此則需要有「物」的認識。既曰心的探討，豈非自心？既曰力的表現，豈非自力？既爲自心自力，如何是物？此處最好利用佛家語「即心即物」。自己分析自己探討自己的心時，則「心」便成爲「物」，即今所謂對象。天下沒有不

知道自己怎樣活著而知道別人怎樣活著的人，不知自心何以能知人心？能認識自己，才能了解人生。老杜的詩是有我，然不是小我，不專指自己，自我擴大，故謂之大我。

詩之好，在於有力。有力，然，一、不可勉強，勉強便成叫囂，不勉強即非外來的；二、不計較。不勉強不是沒力，不計較不是胡塗。一般人享權利唯恐其不多，盡義務唯恐其不少。所謂不計較不是胡來，只是不計算權利義務。栽樹的人不是乘涼的人，但栽樹的人不計較這些，是「傻」，但是偉大。有力而不勉強不計較，這樣不但是自我擴大，而且是自我消滅。

文人是自我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擴大至自我消滅，這就是美，這就是詩。否則，但寫風花雪月美麗字眼，仍不是詩。

凡詩可以代表一詩人整個人格者，始可稱之為代表作。詩所表現是整個人格的活動。

文人、特別是詩人，「自我中心」。人說話總是三句話不離本行。詩人寫詩也有個範圍，只是並非別人給他劃出。試將其全集所用名詞都記下來，夕陽、殘陽、斜陽、晚日：

：，可見其不說什麼，愛說什麼，範圍之大小，其中皆不離「我」。黃山谷不好說女性，工部、退之、山谷，一系統；義山、韓偓便不然。義山、韓偓，唐代唯美派詩人，不但寫女性寫得好，即其詩的精神也近女性。杜、韓、黃便適當其反，是男性的。美的花山谷也不以美女比，而比美男子。由此歸納可考察其生活範圍，他只在範圍中活動，還有一個center，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的路徑有：一、吸納的，二、放射的。吸納——靜；放射——動。一個人的詩也有時是吸納，有時是放射。王摩詰五律〈秋夜獨坐〉是吸納的：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

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

向內的，老杜沒這種感覺。王維的〈觀獵〉像老杜，是向外的，好。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

豈止不弱，壯極了。天日晴和打獵沒勁，看花游山倒好。鷹馬弓箭，有風才好。此詩「橫」

的像老杜，但老杜的音節不能像摩詰這麼調和，老杜有時生硬。老杜寫得了這麼「橫」，沒這麼調和；別人能寫得調和，寫不了這麼「橫」。老杜詩偏於放射，義山學杜最有功夫，但絕不相同者，杜的自我中心是放射的，動的，壯美；義山的自我中心是吸納的，靜的，優美。

二

三 W: what, why, how (什麼、爲什麼、怎麼辦)。詩人只有前兩個 W，故詩人多是懦弱無能的，後一個 W，如何辦，是哲人的責任。第三個 W，非說理不可，此最破壞詩之美。

人生如歸雲，空行雜徐疾。薄暮俱到山，各不見蹤跡。——陳簡齋（晚晴）

此在宋詩可爲代表，而已不似詩矣。此近於哲人之說理。現在生活中所要的不是 what、why，而是 how，不必說食爲民天，要的是食。

我們讀《離騷》不要只看其傷感，要看其煩懣。此即因沒有辦法，找不到出路——how，故強者感到煩懣，而弱者感到頹喪。如此不得不說老杜偉大，其表現有中國傳統詩人以外的東西。

……浮雲連陣沒，秋草遍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驢驢。哀鳴思戰鬥，迴立向蒼蒼。

——《秦州雜詩二十首》之一

老驢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門行》

老杜蓋曾受孟德影響，無論有意無意。「老驢伏櫪」不過壯心未已而已，至「哀鳴思戰鬥」，簡直站不住了，真是發皇。而古人詩多含蓄。

詩人不能想辦法。杜詩「思戰鬥」、「哀鳴」也只是「迴立向蒼蒼」而已。曹孟德是有辦法，如其詩中所表現的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短歌行》

陶淵明是有辦法的。淵明是平凡的偉大，其《閑情賦》所寫是陶之煩懣。其文表面似頹喪，實非頹喪，連表面也不頹喪。「種豆南山下」一首（《歸田園居五首》其三），學做人便

當是此辦法，有一分心，專一分心，有一分力，盡一分力。

故：曹，英雄中詩人；

杜，詩人中英雄；

陶，詩人中哲人。

英雄的辦法是特殊的，不可學。哲人不然，哲人所想辦法皆人人可行的辦法，其中無特殊，誰都會，而不易辦到。

將辦法寫入詩而還成爲詩，即如「種豆南山下」。此因淵明天才過人，學力亦不可及。老杜學不甚深，精神可佩服，有力。

詩中真實才是真正真實。花之實物若不入詩不能成爲真正真實。真實有二義：一爲世俗之真實，一爲詩之真實。且平常所謂真實多爲由見而來，見亦由肉眼，所見非真正真實，是浮淺的見，如黑板上字，一擦即去。只有詩人所見是真正真實。如「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在詩法上、文學上是真的真實，轉「無常」成「不滅」。

世上都是無常，都是滅，而詩是不滅，能與天地造化爭一日之短長。萬物皆有壞，而詩是不壞。俗曰「眞花暫落，畫樹長春」。然畫仍有壞，詩寫出來不壞。太白已死，其詩亦非

手寫，集亦非唐本，而詩仍在，即是不滅，是常。縱無文字而其詩意仍在人心。

詩人情感要熱烈，感覺要銳敏，此乃余前數年思想，因情不熱、感不敏則成常人矣。近日則覺得除此之外，詩人尚應有「詩心」。「詩心」二字含義甚寬，如科學家之謂宇宙，佛家之謂道。有詩心亦有二條件，一要恬靜（恬靜與熱烈非二事，儘管熱烈，同時也儘管恬靜），一要寬裕。這樣寫出作品才能活潑潑地。感覺銳敏固能使詩心活潑潑地，而又必須恬靜寬裕才能「心」轉「物」成詩。

老杜詩好而有的燥，即因感覺太銳敏（不讓蚊子踢一腳）。陶淵明則不然。二人皆寫貧病，杜寫得熱烈敏銳，陶則恬靜中熱烈，如其〈擬古九首〉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蛰各潛駭，草木縱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如何？

歡喜與淒涼併成一個，在此心境中寫出的詩。陶寫詩總不失其平衡，恬靜中極熱烈。末二句「我心固匪石，君情定如何？」與燕子談心，淒涼已極而不失其恬靜者，即因音節關係，音節與詩之情緒甚有關。陶詩音節和平中正，老杜絕不成。至如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倦夜〉

二句，乃老杜詩中最好的，不多見，雖不能說老杜詩之神品，而亦為極精致者。若心燥不但不能「神」，連「精」都做不到。

心若慌亂決不能成詩，即作亦決不深厚，決不動人。寬裕然後能「容」，詩心能容則境界自廣，材料自富，內容自然充實，並非僅風雅而已。恬靜然後能「會」。流水不能照影，必靜水始可，亦可說恬靜然後能觀。一方面說活潑潑地，一方面說恬靜，而二者非二事。若但為恬靜寬裕而不活潑，則成為死人，麻木不仁，必須二者打成一片。

元遺山〈論詩絕句〉之一云：「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不論派別、時代、體裁，只要其詩尚成一詩，其詩心必為寂寞心。最會說笑話的人是最不愛笑的人，如魯迅先生最會說笑話，而說時臉上可刮下霜來。抱有一顆寂寞心的人，並不是事事冷淡，並不是不能寫富有熱情的作品。

德·哥德的《浮世德》，意·但丁的《神曲》，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然此二詩乃兩位大詩人晚年作品，其心已是寂寞心了。必如此然後可寫出偉大的熱鬧的作品來。我國《水滸